

先知现代经典

04

# 志摩的散文

## 我所知道的康桥

诗化的散文 散文的诗化

徐志摩 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我所知道的康桥

## 志摩的散文

徐志摩 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所知道的康桥 / 徐志摩著; 一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5.9

(先知现代经典系列)

ISBN 7-5001-1435-4

I. 我... II. 徐...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9565 号

---

出版发行 /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六层

电 话 / (010)68002481 68002482

邮 编 / 100044

传 真 / (010)68002480

E-mail: ctpc@public.bta.net.cn

http://www.ctpc.com.cn

丛书策划 / 赵铁伶 责任编辑 / 李 虹

策划编辑 / 刘 红 责任校对 / 王海山

印 刷 / 三河市明辉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规 格 / 787 × 1092 毫米 1/24

印 张 / 8.5

版 次 / 2005 年 11 月第一版

印 次 / 2005 年 11 月第一版

印 数 / 1-10000 册

---

ISBN 7-5001-1435-4/I · 147

定价: 16.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目录

## CONTENTS

### 想飞

|                |    |
|----------------|----|
| 夜.....         | 2  |
| 想飞.....        | 10 |
| 印度洋上的秋思.....   | 15 |
| 泰山日出.....      | 22 |
| 天目山中笔记.....    | 25 |
| 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 | 31 |

### 落叶

|               |    |
|---------------|----|
| 落叶.....       | 34 |
| 北戴河海滨的幻想..... | 55 |
| 海滩上种花.....    | 59 |

### 巴黎的鳞爪

|              |    |
|--------------|----|
| 巴黎的鳞爪.....   | 68 |
| 翡冷翠山居闲话..... | 90 |
| 吸烟与文化.....   | 94 |
| 我所知道的康桥..... | 99 |

● 志摩的散文

我所知道的康桥





## 自剖

|              |     |
|--------------|-----|
| 自剖 .....     | 112 |
| 再剖 .....     | 120 |
| 我的祖母之死 ..... | 125 |
| 我的彼得 .....   | 142 |
| 吊刘叔和 .....   | 148 |
| 迎上前去 .....   | 152 |

## 集外散文

|                 |     |
|-----------------|-----|
| “浓得化不开” .....   | 160 |
| 曼殊斐儿 .....      | 166 |
| 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 ..... | 189 |
| 我过的端午节 .....    | 197 |



我所知道的康桥

想  
飞



# 夜

夜，无所不包的夜，我颂美你！

夜，现在万象都像乳饱了的婴孩，在你大母温柔的怀抱中眠熟。

一天只是紧叠的乌云，像野外一座帐篷，静悄悄的，静悄悄的；

河面只闪着些纤微，软弱的辉芒，桥边的长梗水草，黑沉沉的像几条烂醉的鲜鱼横浮在水上，任凭惫懒的柳条，在他们的肩尾边撩拂；

对岸的牧场，屏围着墨青色的榆荫，阴森森的，像一座才空的古墓；那边树背光芒，又是什么呢？

我在这沉静的境界中徘徊，在凝神地倾听，……听不出青林的夜乐，听不出康河的梦呓，听不出鸟翅的飞声；

我却在这静温中，听出宇宙进行的声息，黑夜的脉搏与呼吸，听出无数的梦魂的匆忙踪迹；

也听出我自己的幻想，感受了神秘的冲动，在豁动他久敛的羽翮，准备飞出他沉闷的巢居，飞出这沉寂的环境，去寻访

黑夜的奇观，去寻访更玄奥的秘密——

听呀，他已经沙沙的飞出云外去了！



一座大海的边沿，黑夜将慈母似的胸怀，紧贴住安息的万象；  
波澜也只是睡意，只是懒懒向空疏的沙滩上洗淹，像一个小沙弥在瞌睡地撞他的夜钟，只是一片模糊的声响。

那边岩石的面前，直竖着一个伟大的黑影——是人吗？

一头的长发，散披在肩上，在微风中颤动；

他的两肩，瘦的，长的，向着无限的天空举着，

——他似在祷告，又似在悲泣——

是呀，悲泣——

海浪还只在慢沉沉的推送——

看呀，那不是他的一滴眼泪？一颗明星似的眼泪，掉落在空疏的海砂上，落在倦懒的浪头上，落在睡海的心窝上，落在黑夜的脚边——一颗明星似的眼泪！

一颗神灵，有力的眼泪，仿佛是发酵的酒酿，作炸的引火，霹雳的电子；

他唤醒了海，唤醒了天，唤醒了黑夜，唤醒了浪涛

——真伟大的革命——

霎时地扯开了满天的云幕，化散了迟重的雾气，纯碧的天中，复现出一轮团圆的明月，

一阵威武的西风，猛扫着大宝的琴弦，开始，神伟的音乐。

海见了月光的笑容，听了大风的呼啸，也像初醒的狮虎，摇摆咆哮起来——

霎时地浩大的声响，霎时地普遍的猖狂！

夜呀！你曾经见过几滴那明星似的眼泪？



到了二十世纪的不夜城。

夜呀,这是你的叛逆,这是恶俗文明的广告、无耻、淫猥、残暴、肮脏,——表面却是一致的辉耀,看,这边是跳舞会的尾声,

那边是夜宴的收梢,那厢高楼上一个肥狠的犹太,正在奸污他钱掳的新娘;

那边街道转角上,有两个强人,擒住一个过客,一手用刀割断他的喉管,一手掏他的钱包;

那边酒店的门外,麇聚着一群醉鬼,蹒跚地在秽语,狂歌,音似钝刀刮锅底——幻想更不忍观望,赶快的掉转翅膀,向清净境界飞去。

飞过了海,飞过了山,也飞回了一百多年的光阴——

他到了“湖滨诗侣”的故乡。

多明净的夜色!只淡淡的星辉在湖胸上舞旋,三四个草虫叫夜;

四围的山峰都把宽广的身影,寄宿在葛懒士迷亚柔软的湖心,沉酣的睡熟;

那边“乳鸽山庄”放射出几缕油灯的稀光,斜倭在庄前的荆篱上;

听呀,那不是罪翁<sup>①</sup>吟诗的清音——

The poets who on earth have made us heirs

of truth and pure delight by heavenly lays!

Oh! might my name be numberd among theirs,

Then gladly would end my mortal days!

①罪翁,指英国著名的湖畔派诗人骚塞。

诗人解释大自然的精神，  
美妙与诗歌的欢乐，苏解人间爱困！  
无差富贵，但求为此高尚的诗歌者之一人，  
便撒手长眠，我已不负吾生。  
我便无憾地辞尘埃，返归无垠。

他音虽不亮，然韵节流畅，证见旷达的情怀，一个个的音符，都变成了活动的火星，从窗棂里点飞出来！飞入天空，仿佛一串鸢灯，凭彻青云，下照流波，余音洒洒的惊起了林里的栖禽，放歌称叹。

接着清脆的嗓音，又不是他妹妹桃绿水（Dorothy）<sup>①</sup>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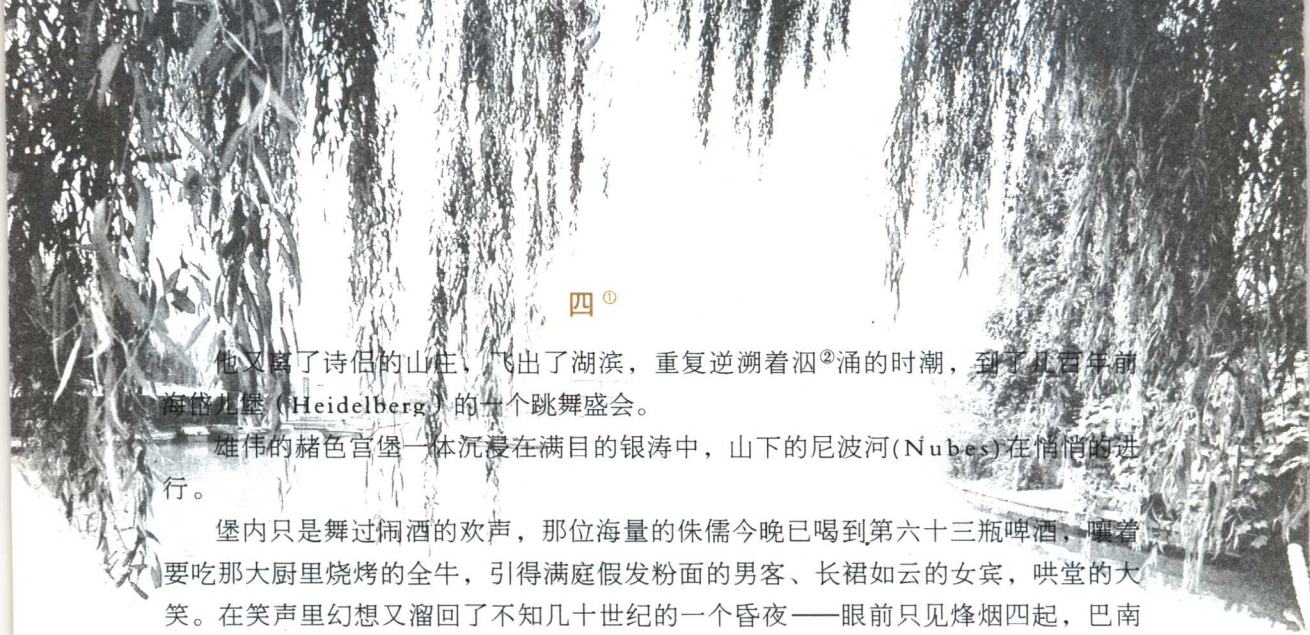
呀，原来新染烟癖的高柳列奇（Coleridge）<sup>②</sup>也在他家作客，三人围坐在那间湫隘的客室里，壁炉前烤火炉里烧着他们早上在园里亲劈的栗柴，在必拍的作响，铁架上的水壶也已经滚沸，嗤嗤有声：

To sit without emotion, hope or aim  
In the loved presence of my cottage fire,  
And listen the flapping of the flame  
Or kettle whispering its faint under song,  
坐处在可爱的将息炉火之前，  
无情绪的兴奋、无冀、无筹营，  
听，但听火焰，贴摇的微喧，  
听水壶的沸响，自然的乐音。  
夜呀，像这样人间难得的纪念，你保了多少……

①桃绿水，华兹华斯的妹妹，现通译为多萝西。

②高柳列奇，即英国湖畔派诗人柯勒律治。





#### 四<sup>①</sup>

他又离了诗侣的山庄，飞出了湖滨，重复逆溯着汹<sup>②</sup>涌的时潮，到了几百年前海岱九堡(Heidelberg)的一个跳舞盛会。

雄伟的赭色宫堡一体沉浸在满目的银涛中，山下的尼波河(Nubes)在悄悄的进行。

堡内只是舞过闹酒的欢声，那位海量的侏儒今晚已喝到第六十三瓶啤酒，嚷着要吃那大厨里烧烤的全牛，引得满庭假发粉面的男客、长裙如云的女宾，哄堂的大笑。在笑声里幻想又溜回了不知几十世纪的一个昏夜——眼前只见烽烟四起，巴南苏斯的群山点成一座照彻云天大火屏，

远远听得呼声，古朴壮硕的呼声，——

“阿加孟龙<sup>③</sup>打破了屈次奄<sup>④</sup>，夺回了海伦<sup>⑤</sup>，

现在凯旋回雅典了，

希腊的人氏呀，大家快来欢呼呀！——

①原文此处未标段，据顾永棣编《徐志摩诗全集》所加，标出“四”。

②疑为“汹”字。

③阿加孟龙，现通译为阿伽门农，希腊神话里的迈锡尼王，发动过特洛伊战争，曾任希腊联军统帅，下同。

④屈次奄，现通译为特洛伊，为小亚细亚古镇。

⑤海伦，希腊神话中的美貌女子，曾被特洛伊王子诱骗，最后被阿伽门农夺回。

阿加孟龙，王中的王！”

这呼声又将我幻想的双翼，吹回更不知无量数的由旬，到了一个更古的黑夜，一座大山洞的跟前；

一群男女，老的、少的、腰围兽皮或树叶的原民，蹲踞在一堆柴火的跟前，在烘烤大块的兽肉。猛烈地腾窜的火花，照出他们强固的躯体，黝黑多毛的肌肤——

这是人类文明的摇荡时期。

夜呀，你是我们的老乳娘！

## 五

最后飞出气围，飞出了时空的关塞。

当前是宇宙的大观！

几百万个太阳，大的小的，红的黄的，放花竹似的在无极中激震，旋转——但人类的地球呢？

一海的星砂，却向哪里找去，

不好，他的归路迷了！

夜呀，你在哪里？

光明，你又在哪里？



## 六

“不要怕，前面有我。”一个声音说。

“你是谁呀？”

“不必问，跟着我来不会错的。我是宇宙的枢纽，我是光明的泉源，我是神圣的冲动，我是生命，我是诗魂的向导；不要多心，跟我来不会错的。”

“我不认识你。”

“你已经认识我！在我的眼前，太阳、草木、星、月、介壳、鸟兽、各类的人、虫豸，都是同胞，他们都是从我取得生命，都受我的爱护，我是太阳的太阳，永生的火焰；

你只要听我指导，不必猜疑，我叫你上山，你不要怕险；我教你入水，你不要怕淹；我教你蹈火，你不要怕烧；我叫你跟我走，你不要问我是谁；

我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但只随便哪里都有我。

若然万象都是空的幻的，我是终古不变的真理与实在；

你方才遨游黑夜的胜迹，你已经得见他许多珍藏的秘密，——你方才经过大海的边沿，不是看见一颗明星似的眼泪吗？——那就是我。

你要真静定，须向狂风暴雨的底里求去；你要真和谐，须向混沌的底里求去；

你要真平安，须向大变乱，大革命的底里求去；

你要真幸福，须向真痛里尝去；

你要真实在，须向真空虚里悟去；

你要真生命，须向最危险的方向访去；

你要真天堂，须向地狱里寻去；

这方向就是我。

这是我的话，我的教训，我的启方；

我现在已经领你回到你好奇的出发处，引起你游兴的夜里；

你看这不是湛露的绿草，这不是温驯的康河？愿你再不要多疑，听我的话，不会错的，——我永远在你的周围。





想

飞

假如这时候窗子外有雪——街上，城墙上，屋脊上，都是雪，胡同口一家屋檐下偎着一个戴黑兜帽的巡警，半拢着睡眼，看棉团似的雪花在半空中跳着玩……假如这夜是一个深极了的夜，不是壁上挂钟的时针指示给我们看的深夜，这深就比是一个山洞的深，一个往下钻螺旋形的山洞的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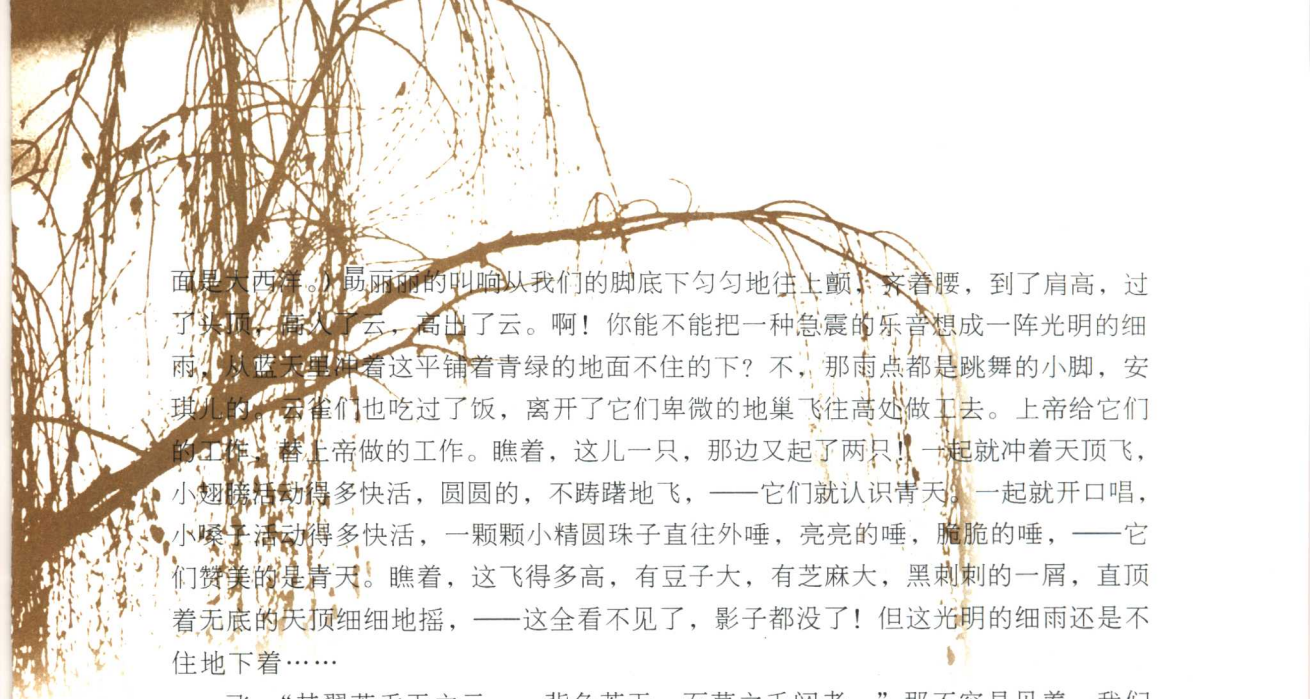
假如我能有这样一个深夜，它那无底的阴森捻起我遍体的毫管；再能有窗子外不住往下筛的雪，筛淡了远近间颀动的市谣，筛泯了在泥道上挣扎的车轮，筛灭了脑壳中不妥协的潜流……

我要那深，我要那静。那在树荫浓密处躲着的夜鹰，轻易不敢在天光还在照亮时出来睁眼。思想，它也得等。

青天里有一点子黑的，正冲着太阳耀眼，望不真，你把手遮着眼，对着那两株树缝里瞧，黑的，有橙子来大，不，有桃子来大——嘿，又移着往西了！

我们吃了中饭出来到海边去。（这是英国康槐尔极南的一角，三





面是大西洋。最美丽的叫响从我们的脚底下匀匀地往上颤，齐着腰，到了肩高，过了头顶，高入了云，高出了云。啊！你能不能把一种急震的乐音想成一阵光明的细雨，从蓝天里冲着这平铺着青绿的地面不住的下？不，那雨点都是跳舞的小脚，安琪儿的。云雀们也吃过了饭，离开了它们卑微的地巢飞往高处做工去。上帝给它们的工作，替上帝做的工作。瞧着，这儿一只，那边又起了两只！一起就冲着天顶飞，小翅膀活动得多快活，圆圆的，不踌躇地飞，——它们就认识青天。一起就开口唱，小嗓子活动得多快活，一颗颗小精圆珠子直往外唾，亮亮的唾，脆脆的唾，——它们赞美的是青天。瞧着，这飞得多高，有豆子大，有芝麻大，黑刺刺的一屑，直顶着无底的天顶细细地摇，——这全看不见了，影子都没了！但这光明的细雨还是不住地下着……

飞。“其翼若垂天之云……背负苍天，而莫之夭阏者；”那不容易见着。我们镇上东关厢外有一座黄泥山，山顶上有一座七层的塔，塔尖顶着天。塔院里常常打钟，钟声响动时，那在太阳西晒的时候多，一枝艳艳的大红花贴在西山的鬓边回照着塔山上的云彩，——钟声响动时，绕着塔顶尖，摩着塔顶天，穿着塔顶云，有一只两只，有时三只四只有时五只六只蜷着爪往地面瞧的“饿老鹰”，撑开了它们灰苍苍的大翅膀没挂恋似的在盘旋，在半空中浮着，在晚风中沉着，仿佛是按着塔院钟的波荡来练习圆舞似的。那是我做孩子时的“大鹏”。有时好天抬头不见一瓣云的时候听着犹忧忧的叫响，我们就知道那是宝塔上的饿老鹰寻食吃来了，这一想象半天里秃顶圆睛的英雄，我们背上的小翅膀骨上就仿佛豁出了一锉锉铁刷似的羽毛，摇起来呼呼响的，只一摆就冲出了书房门，钻入了玳瑁镶边的白云里玩儿去，谁耐





烦站在先生书桌前晃着身子背早上的多难背的书！啊飞！不是那在树枝上矮矮的跳着的麻雀儿的飞；不是那凑天黑从堂匾后背冲出来赶蚊子吃的蝙蝠的飞；也不是那软尾巴软嗓子做窠在堂檐上的燕子的飞。要飞就得满天飞，风拦不住云挡不住地飞，一翅膀就跳过一座山头，影子下来遮得荫二十亩稻田地飞，到天晚飞倦了就来绕着那塔顶尖顺着风向打圆圈做梦……听说饿老鹰会抓小鸡！

飞。人们原来都是会飞的。天使们有翅膀，会飞，我们初来时也有翅膀，会飞。我们最初来就是飞了来的，有的做完了事还是飞了去，他们是可羡慕的。但大多数人是忘了飞的，有的翅膀上掉了毛不长再也飞不起来，有的翅膀叫胶水给胶住了，再也拉不开，有的羽毛叫人给修短了像鸽子似的只会在地上跳，有的拿背上一对翅膀上当铺去典钱使过了期再也赎不回……真的，我们一过了做孩子的日子就掉了飞的本领。但没了翅膀或是翅膀坏了不能用是一件可怕的事。因为你再也飞不回去，你蹲在地上呆望着飞不上去的天，看旁人有福气的一程一程地在青云里逍遥，那多可怜。而且翅膀又不比是你脚上的鞋，穿烂了可以再问妈要一双去，翅膀可不成，折了一根毛就是一根，没法给补的。还有，单顾着你翅膀也还不定规到时候能飞，你这身子要是不谨慎养太肥了。翅膀力量小再也拖不起，也是一样难不是？一对小翅膀驮不起一个胖肚子，那情形多可笑！到时候你听人家高声地招呼说，朋友，回去吧，趁这天还有紫色的光，你听他们的翅膀在半空中沙沙的摇响，朵朵的春